

侠盗李开府

董庭波 李常耕
江苏人民出版社

侠盗李开府

5



侯逸圣开府(上、下)

董庭波 李常耕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5.875 插页4 字数350,000

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0250 册

ISBN 7-214-00595-0

I·61

定价(共二册)6.80元

责任校对 张玉琴

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第五部 碎尸迷踪

一、野径碎尸

大雪初霁，艳阳普照大地。半月前下的一场大雪，已经融化了。但山头上仍是白雪皑皑，一派银装素裹。拔地而起的崂山，连绵起伏，便如那“寿阳妆罢，冰姿玉态，的的写天真”的窈窕少女一般，亭亭玉立于胶东大地上。

李开府、李胡子、卢立鼎和毛武公四人，这次从太清宫出来，时间已是腊月初三。

玄天老人被四大弟子所杀、以及李唤之接任青城掌门、和郁小青完婚，这几件事已经轰动武林，许多人都想见一见李开府这个擅长破案的神奇人物。所以在玄天老人做“七”的前后两个月里，李开府每天从早到晚，就连三更半夜也有人前来拜访。这些人无一不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如果礼数稍有不敬，非得罪人不可。尤其是这般殷勤周到，还是有不少人未曾见到李开府的尊颜。

李开府太累，太疲倦了，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不重名利的。所以，在玄天老人做“七”一结束，他便向李唤之告辞下



山了。

霍师爷因龙虎镖局的事情太多，早在玄天门大案破获的第二天就赶回了兖州。而霍平、米玄虚则要留在太清宫帮助李唤之照料派中之事，接纳各方豪杰，所以没能和李开府他们作一路下山。

李开府怕树大招风，这次下山极是隐秘，而且又想到从正路下山，少不得会遇见熟人，缠杂不清。所以便从李唤之口中问了一条下山的偏僻小路，一行四人神不知鬼不觉，悄没声息地下得山来。

这条小路其实并不是路，由于向阳，白雪早就化尽。四人只好在隐约可见的枯草衰叶间举步探路。只见四周怪石嶙峋，更显得荒凉和诡异。

正行间，蓦然远处传来“啊”的一声惨叫。这叫声高亢凄厉，刺破寒天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李胡子一惊，转身就向发声处奔去，李开府他们也自后跟去。

那惨叫声声声不断，时高时低，凄厉无比。细细听来，这叫声是从对面山腰处发出的，和此处相隔不远。但由于满山的树干枯枝遮挡着，竟是什么也看不见。

李开府他们恨不得立即赶去援救。但两山夹一洼，看起来很近，走起来却非得兜一个大圈子。待他们由这座山奔到那座山的山脚时，惨叫声已消失得无声无息了。李胡子心下大急：“快！迟了怕来不及了！”

几个人冲上山腰，老远就闻到一股血腥气。转过一块巨石，前面是好大一片树林，血腥气更浓。几个人想也不想便奔了进去，举目观瞧，都不由倒抽一口凉气。只见林中一块

空地上横躺着一个血人，一动不动。

这人哪里称得上是一个人啊！人，都有手有腿，可他的手和腿却和身体分了家，只余头和一个躯干。而在那一张几乎分不出是人是鬼的脸上，双目已被人剜去，只余下两个黑洞，鼻子也不翼而飞。这情景比听那凄厉的惨号声更叫人心惊千倍。

他的手和腿被扔在数丈之外，断口平齐，显是被人用利器生生砍下的。李开府蹲下身来摸了摸那人胸口，触手冰凉，已是死了。李开府目光下移，但见这人小腹上洞穿了一个剑孔，此时鲜血还未完全凝结，兀自缓缓外流；显是杀人凶手在将这人断手剜眼斩腿，尽情折磨之后，才一剑刺穿了他的小腹，使其丧命的。

李开府转头冲李胡子他们道：“这人没死多久，凶手未必去得远了，要追或许还能追得上。胡子大哥，你去南边；毛老弟，你追东面；卢老弟，你搜西边；我去北面。”说话之时，人已掠向北边。

他一路上山，方奔得几步，忽见前面草底黑黝黝地躺着一物。他立即奔到近前，却又是一个人，脸面冲下，背心上一道剑口，血早已凝结了。李开府将他身子扳转，却见是一个中年汉子，已死去多时。但他双目兀是怒张，前心处也是鲜红一片，可以想象凶手这一剑刺得有多狠多辣，直从后背穿透前胸。

这人穿了一件绿色大氅，宝蓝色兜裆裤，看样子像是一个护院家丁。李开府心中一动，抬手掀起他的衣襟下摆，果见上面用金线绣了一条小龙，小龙下又有两个银色小字：“龙门”。

“龙门？”李开府奇道。武林之中门派很多，为了识别，各

个门派一般都在衣襟下摆做个记号，以做区别的标志。但这“龙门”是何地门派，李开府却从未听闻过。

正想着，眼角余光忽见前面草丛中有红光闪动。李开府一跃上前，拨开草丛一看，却见一道血线向西而去。血兀是红的，显是刚洒下不久。

李开府又回身到那死尸旁边，一把抓住他的后衣领，将他拎起来，转身顺血线向西追寻。

方走了几步，蓦地里只听西首卢立鼎大声叫道：“啊哟，这是什么？李大哥，快来，这儿又有个死尸！”

叫声正在李开府前方。李开府几步便奔到卢立鼎身边，还没张口，卢立鼎望着他惊道：“李、李大哥，你手里提着什么？”

李开府闻言，将手中拎着的死尸扔在一边，道：“我和你一样，在那边也发现了一具尸体。你那具在哪里？”

“在那儿。”卢立鼎往身左一指。只见草丛中一人仰面而卧，亦是胸口被剑刺穿。李开府方才跟踪的那条血线恰巧也到那里为止。

这两人的死状一模一样，显是被同一人所杀，只不过卢立鼎脚下的这人甚是剽悍，在胸部被刺穿后，还向西跑了这许多路，最后才不支倒下咽了气。这人的衣襟下也有金线绣的龙和银色的“龙门”两个字，两个死者显是同一个帮派的人。

毛武公也闻声赶了来，见状吃了一惊：“咦？怎么又有两具死尸？”

卢立鼎不去理他，向李开府道：“李大哥，我们快去追那个凶手吧。”

李开府摇了摇头道：“追？还追什么，方才就不一定追得

上，何况现在又在这里耽误了一会？走吧，回去看看那个被切得一塌糊涂的碎尸吧。”说着，伸出左右手，一边一个将两具尸体拎起，三人向来路走回。

尸体还在那儿，鲜红的血，鲜红的伤口，十分抢眼。李胡子正站在尸体边等他们回来。

李开府将手上尸体扔在地上，快步来到那碎尸身边，伸手也掀起那早已被血染得透红的衣襟下摆。果不出所料，那衣襟上不仅有一条金龙，而且连“龙门”两个字也和方才那两具尸体上绣得一模一样。

李开府喃喃地道：“这三个死人是一路的，不用说，这凶手既下如此重手，必是和这‘龙门’什么的帮会有深仇大恨。”眼见这个没眼没鼻脑袋的左右两边太阳穴高高隆起，显出此人武功不低，竟如此轻易被杀，实可想象这凶手武功必定极为高强。

这碎尸虽然身上一片血污，但仍可看出他原先身穿一件白色绸缎大褂，一派儒生公子服装。而另两具尸体则太阳穴平平，衣料粗劣，显然是这被碎了尸的跟班。

众人又看了一会，再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。李开府道：“挖个坑把他们埋起来吧。对了，我得把这个留着。”边说边将三具尸体衣襟下摆的那条金龙和银字撕下，放在怀里。

当下几人合力，用金钩的用金钩，用树枝的用树枝，不一会，就挖开冻土掘了一个大坑，将三具死尸放了进去，就连那碎尸的断手断脚也扔了进去。

耽误了这么一会，太阳已经当头，几人准备离开这里。可由于他们方才一路寻找，原先李唤之指的下山小路早已不知落在哪里，只好认准了方向，先向山上走了一会。

走不多远，隐约可见一条小路，这才摸索着重又下山。

这条“路”和方才那条“路”差不了多少，同样的荒凉、阴森，只怕还没方才那条好走，想是来山里打柴、狩猎的人踏出来的。

又走了一程，天已近午，众人肚里早已饥肠如鼓。毛武公首先回头冲李开府道：“李大哥，坐下歇一会儿吧？”

李开府闻言四下看看，见“路”前横档着几块巨石，小径弯曲向前，在每块巨石前转个弯儿，最后竟隐隐不见了。这是一个土坡，“路”两边临空，却不甚高，和下面大约相隔一丈不到，几如是平地而起的一道山脊。不过路面尚宽，可几人并行。所以走在上面也不觉如何危险，只是盘来绕去，有些令人头昏。

李开府当下点头，指着路边一块山石对众人道：“好的，就在这背风处歇一下吧。”

众人纷纷坐下，靠石围成了一圈。毛武公由背上取下包裹，打了开来。玄天掌门李唤之为他们准备的食物极为丰富，取出来一摆，俨然是一桌酒席。

几人正要开怀大嚼，忽然一阵山风吹来，中间竟夹杂着一丝人声。四人一惊，当即凝神倾听。只听一人说道：“……你是南赌王，我是北赌王，本来可以井水不犯河水。在这说南不南、说北不北的山东崂山碰到，可得比个高下来。”这声音极粗，由那十数丈外一块巨石后传来。

李开府心中暗道：“南赌王？北赌王？难道这二人是号称天下二赌王的司马文南和魏含北？”

只听一个极尖极细的嗓音接口道：“哼哼，要比吗？这不就已经开始了吗？这位老兄说，只要你拿到那个东西，而

我没有能赌赢了龙门赌场的那批王八羔子，就算我输。老子从此以后决不踏上这南不南北不北的鬼地方，让你做天下第一赌王！”

听到这里，李开府倏地心中一动，心道：“龙门赌场？方才那三具尸首衣襟上有‘龙门’两个银字，莫非和这龙门赌场有什么干系？”

正待往下想，只听先前那粗嗓门道：“那你放心好了，这次我是赢定了的。”

那细嗓子还没答话，忽听另一个沉稳厚实的声音插入道：“二位，这里便不用争了。我给二位出了这两个题目，哪个办到了，哪个便算赢了。这胜了的便是正正当当的天下赌王，而没办到的人，便只有屈居第二了。我就是见证人！”

他这话一说完，就听那尖嗓门与粗嗓门齐声问道：“如果这事我们两个都办到了呢？”

那沉稳厚实声音道：“这个也好办。此事如果你们两位都做妥了，不分胜负，你们可以再找题目比高低。假若你们在七日内连这个事都办不到，还算什么天下南北赌王吗？”

那粗嗓门气得哇哇大叫，高声道：“好，你等着瞧，我这就去办！”说着脚步声往南而去。

那尖细嗓门道：“他这就走了？我想他未必能偷了那东西来。”

那沉稳嗓门不置可否地“啊”了一声道：“司马兄，在下告辞了，希望你可别输了给他。咱们青岛见！”说完，脚步声往西而去。

李开府他们听到这儿，面面相觑，毛武公道：“偷？偷什么？偷女人吗？哼哼，我看这三人不是好东西，八成和方才

那三具尸体有关。”猛地一下站起来，“走，看看去！”

众人刚刚站起，想去山石后看个究竟，忽听脚步声响，由那巨石之后转出个大肉球，向四人这里走来。

只见这个肉球又宽又大，上面有鼻有眼，有手有脚，却是一个人形。

这人胖得可以，全身上下都是肥肉。随着脚步的移动，肥肉一上一下如波浪般地抖动，脑袋上白光光贼亮亮，没有一根毛发，满脸大麻子，一双小眼睛被肉挤得如绿豆似的，那鼻子更如同一座小小的肉山，肥滚滚地被冻得通红，四肢奇短，但甚是粗壮。此时他双唇嘟起，垂挂的两腮微微抖动，像是刚刚受了什么气，无处发泄一般。这样子当真是十二分的滑稽，二十四分的古怪。

他转过几块山石，迎面正好碰到李开府四人，乍见之下，先是一愣，然后那两只绿豆眼儿一弹一瞪，冲四人怒目而视。

毛武公看到他，再也忍耐不住，终于“扑哧”一声笑了起来。

他这笑声一出，立知失态，当即伸手掩口。而那肉球却偏转了头，气鼓鼓地瞪眼直视毛武公。

毛武公看他矮而胖，本就没有颈子，偏头瞪视，其态更滑稽无比，心中越发觉得好笑，眼见他双目瞪着自己，便也瞪目回视。

那肉球边走边看着毛武公，及至由毛武公身前穿过，双目兀是停在毛武公的脸上。

此时那肉球身子仍在不停地移动，但一颗肉滚滚的好大头颅却始终对着毛武公，由偏头瞪视变成调头后视，对前面

的道路竟是看也不看。

毛武公笑吟吟地瞧着他，忽地脸色大变，叫道：“兀那肉球，快停下了，前面走不得！”与此同时，李开府他们也齐声惊呼。

却见那肉球仍回首望着毛武公，还重重地往地下“啐”了一口，继而怒道：“你叫我停下，老子偏偏就不停下，前面就是刀山，我也敢上，就是火海，我也敢下……”

话刚说到这儿，蓦地里左足踏空，身子直飞了起来。道路本就弯弯曲曲，两边临空，虽然宽阔，但以他这等脸看着背后，身子却往前走的人，脚下不免就由小路向外跨了出去。毛武公他们看得真切，出言提醒。哪知这位仁兄竟不识好歹，偏偏就这么一步跨了出去，当时便在山坡上翻了几个筋斗，然后身子不停，向下滚去。最后，“砰”的一声，重重地摔在坡底下。

这一下摔得不轻，幸好这坡并不高，匆忙间，肉球以手护头。不过他的手臂实在太短，仅是护住了耳朵之下，脑袋上却被碎石割得鲜血淋漓。

李开府他们齐叫了声：“哎哟！”毛武公忙道：“肉球，你没事吧？快上来，我们帮你把头包包，出血了！”

那肉球灰头土脸地由地上爬起，赶紧从怀里摸出金创药，刚要上在伤处，一听毛武公的言语，当即猛地一扬手，金创药脱手飞出，冲毛武公道：“你叫老子包扎，老子偏就不扎了。”说完，白了毛武公一眼，转身就走。一个肥大的身躯不多时就消失在了乱草之间。

李开府、毛武公、卢立鼎、李胡子相互对视了一眼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二、南北赌王

当下一行人转而下山。

路上，毛武公问李开府道：“大哥，你见多识广，知道方才那个大肉球是什么人吗？”

李开府点点头道：“这人又肥又胖，一副活脱脱的金字招牌，定是赌场高手，曾经在杭州连赌二十一场不败的司马文南，江湖上将他和原来的天下赌王魏含北合称为南北赌王。”

卢立鼎奇道：“难道先前江湖上只有一个赌王不成？”

一旁的李胡子插口道：“是的。怪道你们不知道，这事还是发生在二十多年以前了。那时江湖上只有一个赌王魏含北，赌遍天下无敌手，当真是威风八面，而且武功也很是厉害。后来在杭州出了个司马文南，这小子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一入江湖，就自封为赌王，要和魏含北分庭抗礼，进而要取而代之，看看谁的赌术厉害，并扬言一定要击败他。”

毛武公和卢立鼎同时好奇地问：“那两人比试过吗？”

李胡子道：“江湖中人本以为司马文南是胡吹大气。因为在他之前已有不少市井里的赌场高手找魏含北比试过高下，结果都不堪一击，大败而回。谁知这司马文南出道不过一年，就一路从江南杭州开始赌起，直杀奔燕京，寻魏含北的晦气。一路上过关斩将，连赌带比，几乎十场中赢他个九场半，立时便声威大噪起来。”

毛武公、卢立鼎听得兴头大起，李胡子续道：“魏含北成

名之时，比司马文南不知早了多少年，所以他手下的徒子徒孙也不少。魏含北知他来意后，便坐镇燕京，一路上接连派人应战，但几乎全部败退。待司马文南赌到燕京，魏含北没有办法，只好亲自应战。当下便在燕京天坛前和司马文南比赛，赌约是不吃饭、不睡觉。哪个先顶不住，哪个就输……”

毛武公忍不住插嘴道：“比赛不吃饭，不睡觉？这倒奇了，‘赌’这一门，不是得比骨牌、比牌九、比骰子，怎地去赌这个玩意？而且不在赌场里，却跑到天坛去赌做什么？”

李开府一旁笑道：“你以为‘赌王’就那么好当的吗？单单比掷骰子、牌九，那稍微好一些的赌场高手便也可以成为赌王了。真正的赌王，除了杀人，那是什么都要赌的。比如比赛偷东西、翻筋斗、吃蚯蚓……”

卢立鼎叫道：“吃蚯蚓？”

李胡子笑道：“甚至还有比赌咒的哩！”

“怎么？赌咒也算赌？”卢立鼎奇道。

“怎么不算？”李开府点头道，“只要是能比得起来的，而且对方提得出口的，便得比试下去，而且还不能输。谁输，谁就得拱手让出赌王这顶高帽子！”

毛武公伸了伸舌头道：“乖乖，还有这么个比法？！”

卢立鼎却道：“这就不对了，方才我听你说司马文南在往燕京去时，十场中赢了个九场半。但总是输过几场的吧？这一输，还称什么赌王？”

李开府道：“这当然了，除了天上的赌神，世间哪有一次不败的赌徒？再精明的人也有失算的时候。不过输个一两场可以，只要最后赢就行。赌场上有个规矩，是凡一个赌徒，只要没将他当天带来的赌资输光，还有翻本的余地，便不算

输。是以司马文南虽输了几场，但他身边却还有钱，以后儿把却将对手赌的连裤子也没有了，这便找回了场子。”

毛武公又说道：“这样赌输赢，司马文南竟能赢多输少，当真是运气好上了天。哪像我，每次都输个精大光。”

李开府摇头道：“那你便错了，旁的不说，就拿骰子、牌九来说，你以为赢就是靠运气吗？告诉你，他们这些赌场高手，个个都会玩老‘千’，根本不能靠运气，而是靠作弊，而且他们作弊你还看不出来。他们手法谙熟，掷的骰子、拿的牌九早已心中有数，自己所要的点子、牌九，早在料算之中，这就像我们练武人一样，一招一式，轻重快慢，坚持久练，自然熟能生巧，驾轻就熟。你们都知道，当年杨柳山庄的李为禄为什么每赌必输？这也是他的功夫，练出了专掷‘么二三’的手技来了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众人记起两年前江宁龙都二李中的李为禄，均知李为禄便是李开府。耳听李开府此刻一本正经地把李为禄当做另一人，三人谁也不点破，齐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李开府也假装糊涂，续道：“这种赌场高手天天在赌场里，成天玩老手段，自然掷骰子时要几点就是几点了。而司马文南却正是这一行的‘赌中之王’，出类拔萃的佼佼者。”

卢立鼎问李开府道：“那他们这样赌下去，老是不输，这家财岂不是……不是富可敌国了吗？”

李开府道：“是的，他们的确都是腰缠万贯的财主。也可算是赌场中的大魔头。”

“但江湖中人却没有一个把他们当成魔头要杀他们的。人们之所以不把他们当黑道巨枭来看，是因为他们曾经都干过一些好事。当年黄河大水、川西大旱，两人赌赛一场，各人

都拿出了六百多万两白银，救济灾民，活人无数。纵是侠义一生的人物，也没他们救的人多。但尽管如此，他们也算不得正道人物，因为赌这东西，无异于杀人逼命。有时他们打赌甚至还比‘偷’东西，只不过偷来之后，赌出输赢，便原物奉还，恰似开了个玩笑一样。失东西的人心中虽然有气，但物事送回，顶多骂上一两句，还能怎么样他？由于他二人办事古怪，行为乖张，虽干了几件好事，但武林中从也不将他们列入侠义中人。是以他们既不是白道，也不是黑道，算是中间人吧。”

卢立鼎和毛武公听了连连点头。

李胡子插言续道：“他们赌的花样也千奇百怪，越是离奇的事情，越是赌得兴高采烈。有次司马文南在云南点苍山和点苍派掌门凝云道长比试‘单脚跳’，真是轰动武林。那凝云道长武功高强，在云南一带大是出名，但最后兀是败在了司马文南脚下。据说司马文南为了要和凝云道长比试，专门花了一年的时间练这个‘单脚跳’。及至比时，凝云道长先跳，两天一夜不停不歇，连跳了十八个时辰。接着是司马文南跳，他在跳了十九个时辰后，忽然左脚换右脚，右脚换左脚，又跳了四十一个时辰，合计六十个时辰，整整五天五夜。凝云道长先责怪他不该双脚轮流，司马文南反说右脚左脚，皆是单跳有何不可？凝云道长继而又责怪他若是可以轮跳，就该明说，司马文南则说即便不准双脚轮流，自己单是右脚跳已比对方多跳了一个时辰……辩了半天，凝云道长哭笑不得，只好认输。司马文南赢了，但饶是如此，这一场比试下来，他也在家躺了一两个月才能下地。”

李开府等李胡子说完，笑着补充道：“那北赌王魏含北有

一次和恒山派掌门钟万云比赛翻筋斗。这一次比了两天两夜，钟万云大败而回。不过，魏含北也有近百天不会走路——翻筋斗都翻得昏了头。”

毛武公、卢立鼎二人听得目瞪口呆，实不敢相信江湖上竟会有这等怪人！

李开府道：“刚才讲的都是他们各自与人比赌的事。再讲那次天坛比赌，二人是第一次会面，就定下了不吃饭不睡觉的赌约。当时，两人当着数万人众比了十多天，当真都是吃不睡。你们知道，吃可以忍着不吃，可睡是忍不住的，累极了，困极了，非睡不可。二人也是出足了洋相，竟各自请人制了数十面大鼓、大锣，在旁边敲打不息。”

李胡子接下来道：“啊呀，那些天，天坛上锣鼓喧天，比元宵节灯会还要热闹。那大鼓、铜锣打到后来，没一个完好，而且打鼓打锣的人也实在受不了，换了一批又一批。但七八天下来，除了水外，两人实实在在是一粒米没吃，一个觉没睡，站在大太阳底下，一动不动，双眼相互瞪视……”

“什么？他们可以吃水？”卢立鼎问。

“为什么不可以？”李胡子道，“他们赌的是不吃饭不睡觉，也没赌不喝水。赌到第四天，司马文南先喝了水，魏含北先是一愣，跟着一笑，也兀自喝起水来。”

卢立鼎又问：“他们当真不睡觉？”

“怎么不睡？”李胡子笑道，“不过他们都是站着睡的，叫站觉，不叫‘睡觉’。因此谁都没违反赌约。”

毛武公听得眉飞色舞，问道：“后来如何？哪个赢了？”

李开府笑道：“后来这二位谁都没赢。因为他们这一闹，弄的燕京天坛边聚集了十数万人，而且四面八方还有人往京

城赶，要来看这天下第一怪事……”

卢立鼎点头道：“也难怪，这等事若是让我听说，我也得去瞧瞧了。”

李开府续道：“这样一来，燕京城内人多如潮，官府以为是叛民造反，派了军队赶来。幸好这带队的把总和魏含北相识，才没酿成大祸，但魏含北与司马文南却被抓了起来！”

说到这里，众人再也忍耐不住，齐都大笑起来。笑了一阵，毛武公又问道：“后来怎样？”

李开府道：“后来？后来这场赌斗只能当作二人不分胜负，司马文南也自然而然地成了赌王。不过俗话说，‘一山不容二虎’，天下有两个赌王太过稀奇古怪，二人便南北分开，以长江黄河为界，一个称南赌王，一个叫北赌王了！”

卢立鼎道：“以后他们又比过吗？”

“以后二人虽扬言还要赌赛，都总也没有遇上，也就一直没赌了。”

李胡子道：“刚刚若真是南北二赌王在崂山相会，怕真有一场好戏可看哩！”

说话之间，一行人已下得山来，踏上了往青岛去的官道。卢立鼎忽地问道：“李大哥，那三具尸体咱们难道不管了吗？”

“管，当然要管。”李开府点头道。

卢立鼎停下脚步道：“既要管，那怎么往青岛去？尸体可在山上，要查也得在崂山上查呀。”

李开府道：“不，这事要查就得去青岛查。”

卢立鼎、毛武公表情俱是一呆。

李开府从怀中摸出方才从那三具尸体上撕下的布条，指